

doi:10.16104/j.issn.1673-1883.2020.01.004

《当代彝文文学史》编撰考述

王领妹

(西昌学院少数民族预科教育学院,四川 西昌 615022)

摘要:《当代彝文文学史》(1978—2018)是第一部以当代彝文文学发展历史作为考察对象的文学史专著,该书以文体为经,以代表作家为纬,对当代不同时期彝文文学各文体的发展过程进行了细致描述。从《当代彝文文学史》的文学观、分期及其原则和方法、文学史观、可改进之处四个方面对该书的编撰进行考述,以探讨其文学史研究的方法论意义。

关键词:《当代彝文文学史》;文学观;分期原则和方法;文学史观

中图分类号:I207.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20)01-0023-04

The Compilation of *The History of the Yi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WANG Lingmei

(School of Minority Preparatory Education, Xichang University, Xichang, Sichuan 615022, China)

Abstract: *The History of the Yi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1978–2018) is the first book on history of Yi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which describes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e Yi contemporary literary genre. This paper studies the compilation of this book from four aspects: its literary viewpoint, principle and approach for its historical period division, its literary historical outlook, and its deficiencies, so as to make out the methodology for studying the history of China's ethnic minority literature.

Abstract: *The History of the Yi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literary viewpoint; principle and approach for historical period division; literary historical outlook

从彝族被确认作为一个民族至今,从整体上论述彝族文学的著作主要有五部:1986年陶学良彝族文学研究论文集《彝族文学杂俎》,是著者多年彝族文学研究论文集;1986年《楚雄彝文学简史》,也是第一部区域民族文学史;1994年李力等编著的《彝族文学史》,试图呈现彝族各个时期的发展面貌;2001年沙马拉毅《彝族文学概论》,以文学体裁作为论述架构概括介绍彝族文学整体发展;2006年左玉棠主编《彝族文学史》(上下册)。2018年12月,阿牛木支《当代彝文文学史》由民族出版社出版,是第一部以当代彝文文学发展历史作为考察对象的文学史专著。本文尝试从《当代彝文文学史》的文学观、分期及其原则和方法、文学史观、可改进之处四个方面对该书的编撰进行考述,以探讨其方法论意义。

一、作家文学和民族语言文学的文学观

什么样的语言艺术形式可以进入当代彝族文

学史?这是文学观的内容,也是《当代彝文文学史》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在《当代彝文文学史》看来,使用彝语创作的文学才是最严格意义上的彝族文学,书面的、创作的文学才是当代的彝族文学,由此可见其作家文学和民族语言文学的文学观,1978年的时间节点和以四川凉山为主的北方彝语区的地域性都和这种文学观有关。

彝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文字历史悠久,在中国以川滇黔三省为集中地,按地理方位分为六个方言区,其中北部彝语区主要是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从创作主体和流传方式看古代彝族文学主要有两个系统,一是以神话、史诗等为代表的族群共同参与创作的、口口相传的民间文学,这是古代彝族文学的主体。一是以戏剧、毕摩诗论、汉语诗人的汉语诗歌为代表的作家文学,但是从整体上看数量不多。从语言形式上看也有彝语和汉语文两个系统,其中彝语系统无疑是主体。总之,彝族传统文学的主体是族群共同参与创作的、口口相传的、使用彝

语文的民间文学,从语言形式、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都较好地保存、体现了文学民族性。

作为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处于主流或强势地位的语言文字和文学形式对其他民族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这种影响既包括语言形式,也包括文学概念、价值理想和表达方式,而汉语文和汉文学以及这背后的汉文化以其较高的成熟度和较强的话语权,在多民族文学生态中成为主流并对其他民族产生影响力,尤其是明清实施改土归流之后,汉文化的影响加深加剧,少数民族中的一些精英分子也参与到用汉语文这一通用语进行文学创作的主流中来^[1]。彝族古代汉语诗人很早就出现了,但是在相当漫长的岁月里传统彝族文学仍然基本保存着它一千多年的模样,直到“五四运动”将其卷入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大潮,彝族文学和其他汇入主流文学的多数民族文学一起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变化最直观的一个表现就是口传文学到作家文学的转变,以及作家文学中汉语文的普遍使用,从此,彝族作家文学开始以彝语文和汉语文两种语言形式并行发展,其中汉语文系统甚至开始取代彝语文系统而占据主体地位。

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复杂的,其影响也是多方面的,比如文学民族性淡化或变异的忧虑。文学是语言艺术,而语言背后是文化意义,“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汉文字将本身的文化意义移植到了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过程中。所以,少数民族文学的创作从文体结构、词语运用和表达方式上必然会体现汉文化的特征,最后导致民族文学的民族性变异。”^[1]综观当代彝族作家的汉语文学创作,在文体、语言表达甚至艺术手段等方面都与主流汉语文学保持一致,而与本民族文学传统的联系相对减弱。另外这也给彝族文学史的编写带来尴尬,李力和左玉棠主编的《彝族文学史》在判断民族文学上都存在两套标准的问题:民间文学的入选标准是彝语文,作家文学的入选标准是作家的族群身份。这种双重标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一种妥协,可见这种现象确实给当代彝族文学研究造成了一定影响。

关于语言形式与文学种属、文学民族性等问题,学界仍在讨论。《当代彝文文学史》认为只有用彝语文创作的书面文学作品才是最严格意义上的当代彝族文学。强调“创作”和“书面”便将作家文学作为入史标准而将口头文学和当代整理出版民间文学排除在外,因为当代口头文学多是集体活动场合的即兴发挥,多数仅是在口头流传,有的通过网络流传但是没有出版或发表,更重要的是这些口

头文学“旧瓶装新酒”,即在内容上有创作但仍然采用传统口头文学的艺术形式;至于当代整理出版的民间文学,是族群共同参与创作而非个体创作,时代归属也不应是当代。因此,《当代彝文文学》以个体创作并发表或出版的小说、诗歌、散文、戏剧与影视文学、文学翻译、文学评论作为入史作品。强调“彝语文”便将民族语文学作为入史标准而将汉语文文学排除在外,因为彝文文学“具备彝族文学最重要、最鲜明的标志——彝语文”,“一个民族的文学发展史也就是该民族的语言发展史”,“彝文文学创作兴起以后,彝族作家们努力学习彝语文,用彝语文进行文学创作……从而促进彝语的健康发展”^{[2]3-4}。以民族语言与民族文学的关系作为立论依据既符合客观规律,也可见《当代彝文文学史》试图从本民族内部寻找文学发展动力,这和民族语言文学的文学观一样是对文学民族性的坚守。这种“民族语言文学”的文学观在《当代彝文文学史》中的直观体现是作品引文部分大量使用了彝文原文,而以汉语译文补充对照,丰富了彝文文学的传播渠道,为民族文学话语权提供载体,同时传递彝文文学的原汁原味,即使是对于不懂彝文的读者来说,彝文引文带来的视觉上的冲击也会形成鲜明的直观印象,阅读感受也将更加丰富。

以这种文学观为出发点,《当代彝文文学史》界定当代彝文文学史的时间起点是1978年,因为1978年正是彝语文教育的普及展开,《彝文规范方案》的颁布实施,以及《凉山日报》(原《凉山报》)、《凉山文学》(原《凉山文艺》)、《民族》等彝文报刊相继创立的时间节点,也是从这一年开始,“彝族文学进入了拥有母语文学的崭新时期。这是彝族文学发展史上的历史新纪元,也是当代彝文文学创作的开端。”^{[2]3}这个开端主要是在北部彝语区的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展开的,这是《当代彝文文学史》具有鲜明地域性的原因。这种文学观以及相应的1978年的时间节点、北部彝语区的地域范围,对《当代彝文文学史》的编撰也带来一定挑战。文学史的编撰是以文学材料为基础,文学材料的充足与否直接关系到文学史品质。无可否认的是,在不足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以新推广的规范彝语进行文学创作,不仅作品的数量不能和几百上千年的积累相比,而且质量也未必都达到严格意义上的文学史的入史标准。对这一现实《当代彝文文学史》的编撰者们有清醒的认识并多次明确指出,强调“文献性、原创性、客观性”的编撰原则,将当代彝文文学史料尽量纳入,力求再现当代彝文文学发展样貌,为当代彝文文学

存史的同时也为后来研究者提供文献资料。

二、《当代彝文文学史》的分期及其原则与方法

确定了史料的范围和性质,接下来要解决的就是分期问题。那么《当代彝文文学史》的分期原则和方法是什么呢?对此该书虽然并未明确指出,但是可以根据该书对每一时期文学发展状况的描述进行考察。

(一)《当代彝文文学史》的分期

在第一章中,将当代彝文文学发展历史分为“萌芽探索”“步入兴盛”“多元并存”三个阶段。“萌芽探索”阶段是1978—1989年,这一阶段是“彝文文学开创新纪元的转折阶段,即彝文文学从彝文民间文学开始向彝文作家文学过渡,严格意义上的彝文文学从此才有了个体创作的各类体裁的母语文学作品。”在题材领域、作品体裁、创作队伍等方面呈现蓬勃发展态势的同时,存在“思想内容和表现手法还不够成熟”“报告文学、戏剧和长篇小说,在这一时期表现为零”“创作队伍有待提升文学素养”等发展初期的问题^[215]。“步入兴盛”阶段是1990—2000年,这一阶段涌现出一批有较高文学素养,熟悉本民族社会生活,能驾驭本民族语言的彝语文作者,“作家们除了记录彝族人民生活变迁的同时,开始关注民族的命运和温和的寻根,从而出现了思想性和艺术性较强的成熟作品,成为当代彝文文学深入发展的重要标志。”^[218]“多元并存”阶段是2001—2018年,这一阶段“有社会责任感的彝族母语作家们担负起时代所赋予的职责和使命,投入到追溯历史记忆与书写现实生活的创作之中,客观地展示本土文化生态,理性地检索母语文明元素,诚挚地表达民族文化精神诉求。”^[216]

(二)国家经济文化发展和全球化大背景下的文学本位的分期原则与方法

第一章“当代彝文文学概述”既是对当代彝文文学发展的整体概述,也是对分期问题及其原则与方法的表达。通过上述分期的论述可以看出,《当代彝文文学史》的分期是在对当代彝文文学发展历史全面考察的基础上,根据作家、作品内容和形式、文体、文学现象等诸因素的发展现实,按照当代彝文文学产生、发展并逐渐成长成熟的历史过程做出的客观分期,坚持的是“以文学为主导”“以文学发展的历史为线索”^[21]的文学本位的分期原则。

但是,作为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文学从来不是远离社会生活的独立存在,民族文学也从来不是远

离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孤立个体,文学随社会生活的变化而变化,不仅与本民族发展历史同呼吸,也和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和世界经济文化全球化趋势共命运,单纯的民族本位和文学本位的文学史观是不符合民族文学发展实际的。《当代彝文文学史》的分期就体现了既是“民族的”也是“国家的、世界的”的原则与方法,不仅立足当代彝文文学发展实际,而且将当代彝文文学置于我国经济文化发展和全球化的生态环境中进行考量、判断。比如,对当代彝文文学的产生,就指出不仅是彝文自身发展的结果,更是《彝文规范方案》制定推行,以及各类彝文刊物创刊等文化政策和文化环境的因素^[23];指出二十世纪末市场经济大潮对彝文文学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影响,同时也是促进彝文文学步入兴盛的因素^[228];进入二十一世纪后“伴随着全球化语境下强势语言文化的日益冲击和影响”的文学生态,指出其与彝文文学多元化并存、“追溯历史记忆与书写现实生活”的创作趋势的直接关系^[236],等等。

这说明《当代彝文文学史》不仅看到了彝文文学发展与本民族发展历史的关系,而且排除了民族本位的历史观、文化观,将当代彝族文学的发展置于中华民族共同发展和世界范围内经济文化交流融合的大背景下,揭示彝族和彝族文学与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学、世界文学这条大河共同奔涌前进的历史——这也是上述三个分期与我国重大社会转型时期的时间节点有重合的原因。这种分期原则和方法既确保了对当代彝文文学发展历史认知的客观性和真实性,又掌握了划分当代彝文文学史分期的历史尺度。

三、贯通古今、多元互动的文学史观

“文学史是依据一定的文学观和文学史观对相关史料进行选择、取舍、辩证和组织而建构起来的一种具有自身逻辑结构的、有思想的知识体系。”^[4]如果说文学观主要决定了史料的范围和性质,那么对史料的处置方式,即对文学作品、文学现象及文学发展演进历史的分析和评价,亦即在史料基础上对“具有自身逻辑结构的、有思想的知识体系”的建构,更多体现的是文学史编撰者的文学史观。《当代彝文文学史》在史料处置方式上有以下两个特点。

(一)贯通古今:当代彝文文学史在批判继承彝族文学传统中演进

《当代彝文文学史》将当代彝文文学发展历史置于彝族文学史的历史长河中进行考量,描述了当代彝文文学对彝文文学传统批判、继承、革新的发

展演过程,从而为当代彝文文学的形式和内容、艺术和精神的历史由来做出了合乎逻辑的解释。以当代彝文诗歌为例,“彝民族是一个诗歌的民族”^[23],《勒俄》等创世史诗,《支格阿龙》等英雄史诗,《阿诗玛》等叙事长诗是彝族文学史上的丰碑,还有丰富的古歌和延续至今的“克智”等。“诗歌是彝族文学最传统的形式,是彝族文学的正宗母体。”^[23]这一母体在形式、内容、艺术手段和诗学精神上都为当代彝文诗歌提供了丰富的养分,是当代彝文诗歌的起点,在当代彝文诗歌发展初期——旧体诗时期,这个新生儿主要从这个母体中获取养分,“始终以彝文传统‘克智’艺术为基础,描写本民族的现代生存方式与精神风貌”。但是到20世纪80年代八十年代中后期,新的时代新的生活对诗歌创作提出了新要求,加之新生代诗人兴起、新的文艺思潮和艺术手段涌入,彝文诗人们面临着如何处理好彝族诗歌传统形式的继承和创新的关系,根植于传统“克智”艺术、合理吸收借鉴其他民族诗歌艺术养分的彝文新诗应运而生并快速繁荣起来。由传统“克智”到当代彝文旧体诗再到彝文新诗,这种贯通古今的文学史观呈现文学发展的连续性、整体性,从而明辨文学发展之“源”与“流”。

(二)面对全球化:多元互动中分析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

“全球化不等于西化,它的本质是人类文明的现代化”“全球化不是统一化,它的表现方式是文化多元化”^[5],进入新世纪,彝族文学不再是封闭的独立存在,而是中华文化、世界文化多元互动的一部分,《当代彝文文学》将当代彝文文学置于全球化语境中,置于与其他民族尤其是汉族和世界现当代文学发展的互动中进行考察,在多重民族、文化、文学关系中把握文学作品的价值和内涵,解析文学现象出现的原因和影响,得出的结论往往比较合理。比如对20世纪80年代才出现的当代彝文小说,《当代彝文文学史》指出这是“承继彝族民间故事与借鉴现代小说相结合的产物”^[24],它的产生就是彝族传统文学与世界文学互动的结果,而当代彝文小说的发展也是在这两条河流的共同滋养下进行的,由此而能比较恰当地概括当代彝文小说发展特点:“彝文小说从语言的创新、表达方式的选择及题材的拓宽上始终没有丧失口头话语、母语文化或民间故事的艺术根基。彝族母语的文化心态、文化价值、汉语的创作方式的嫁接构成彝文小说的主体流变和文化意旨。”^[24]

与此同时,《当代彝文文学史》在分析、评价文

学作品和文学现象时,努力在全球化背景下凸显彝族文学的艺术特质和民族文化特征。在对每一种文体创作情况和发展历史宏观把握的基础上,于每一章的“概述”中对该文体发展历程进行整体观照,揭示其独特的民族特征。如“在与自然的朝夕相处中形成的半牧半耕文化景观和亲缘攀结精神血脉”^[23],“一切的生命都始于自然又归于自然,即使在异常艰苦物质极度贫乏的地方,生命也能显现泰然处之的雍容”的民族精神,基于法术思维的宗教信仰体系^[23],民间故事的讲述风格、“克智”的形式和艺术手法等文学传统,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当代遭遇的思考和新的民族精神建构尝试等,都突出了强烈而鲜明的地域特征和民族性。如果说朴素的背景可以让宝石更加灿烂夺目的话,那么世界文化的背景不是让多民族的文化特质趋于统一而是让它们更加彰显。如何阐释彝文文学的世界文学中的价值,让世界更好地了解彝文文学和彝族文化,《当代彝文文学史》做出了有益的尝试。

四、《当代彝文文学史》的可改进之处

当我们走过一段路程,适时的回顾、总结、省察,是对过去的负责,也是为了更好地继续接下来的路程。作为第一部描述当代彝文文学发展历史的著作,《当代彝文文学史》多方探索取得很大成绩,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其一是《当代彝文文学史》的架构是以文体为经,以代表作家为纬,文学“史”的路径不是特别清晰。如上所述,《当代彝文文学史》对近半个世纪彝文文学发展历史的整体过程以及阶段性特征和差异有清晰的把握,作出了“萌芽探索”“步入兴盛”“多元并存”的分期,在第二至第七章每章第一节“概述”中对各文体在三个时期的发展情况依次论述,各文体下的代表作家也是按照三个分期的先后顺序一次排列。可以说,虽然没有作为文学史架构的经线,但是“萌芽探索”“步入兴盛”“多元并存”这三个时期一直是作为《当代彝文文学史》的叙述线索的。但是文学史分期在文学史叙述中成为隐形线索,容易造成的弊端是对作家作品了解比较透彻,而对文学史发展演进历程以及作家作品的当代彝文文学史地位认知模糊。其二是在处理当代彝文文学和汉语文学、世界文学的关系时,偏重前者受后者影响的方面,较少突出二者互相联系、互动共荣的方面。当代彝文文学并非被动地被现代化大潮裹挟而去,而是作为多元文化的一元与中华文化、世界文化密切联系,并始终保

(下转第31页)

分发挥作用。一方面,严惩因个人利益干预市场运行的贪腐人员,净化了商业环境,使投资者和创业者充满信心,让企业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明确自身定位,在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中通过正当途径获取合法利益。另一方面,杜绝买官卖官、任人唯亲的现象,让选人用人的标准回归到党员干部的真才实干。全面从严治党维护了党内人才选拔的公正性,激发新一代青年投身党的事业的热情和信心,为党的发展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三)让“他律”唤醒“自律”,让“行动”助推“梦想”

首先,全面从严治党达成了正风、肃纪的思想共识,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思想基础。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必须具备科学的理论思想、先进的领导能力才能肩负起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打铁必须自身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进行伟大斗争、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毫不动摇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1]62}这就在全党明确了全面从严治党不是运动式的一闪而过,而是持续的过程,不仅关乎现阶段国家的发展状态,更关系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

其次,全面从严治党用纪律和规矩纠正行为失范,用教育和警示预防思想滑坡,增强党员对党组织的归属感和责任感,焕发了党的生机与活力。团结是党的生命,只有铁板一块的政党才能集中力量引领人民实现国家发展。全面从严治党“刀刃向

内”,致力于锻造一支作风优良、理论素养高、领导能力强的“钢铁队伍”,提升党内部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因此,只有全面从严抓党内纪律、整顿党内风气、凝聚党内共识,才能“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朝着共同的目标稳步迈进。

再次,全面从严治党拉好了安全防线,提升了抵御风险的能力,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保驾护航。发展的基础是稳定,失去了稳定的社会环境,发展也将成为空谈。腐败行为轻则危害部分群众利益,重则危及国家安全,若对其放任自流必定造成社会动荡不安。因此,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党员同志必须严守政治底线,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从严治党重要论述的指引下规范自身行为,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不辜负国家和人民的期望。

总而言之,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站在了新的起点,踏上了新的征程,明确了新的方向,发生了新的变化,凸显了新的特征,也产生了新的影响。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政治勇气是全面从严治党的精神指引,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力量源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依托。我们要深刻的理解和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十九大会议精神,坚持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推动全面从严治党纵深发展,稳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向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迈进。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2] 姜洁.党的十九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成果巡礼之一[N].人民日报,2019-01-07(04).
- [3]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18.

(上接第26页)

有其艺术本质和民族文化特征,越是站在世界文化的立场上,这种特质和特征越是鲜明,如何使独特的彝文文学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更多认同,更好地参与世界文化的建构,是时代提出的新课题,在这方面《当代彝

文文学史》已经做出有益探索,可以尝试深入下去。另外还有一些细节问题,如个别内容重复,个别作者的称呼有时用姓名有时只称名等等。鉴往知来,相信《当代彝文文学史》经过修订完善会更好。

参考文献:

- [1] 何圣伦.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现代化进程中的民族性问题思考[J].文艺争鸣,2015(7):79-85.
- [2] 阿牛木支.当代彝文文学史[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8.
- [3] 黄季平.彝族文学史的建构过程[J].政大民族学报,2008(27):35-64.
- [4] 董乃斌.中国文学史的演进:范式的视角[J].中国社会科学,2001(6).
- [5] 赵敏俐.中国文学史的反思与建构[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2):81-88.